

汪兆銘通敵求降案

有關文件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國民政府通緝令

國民政府二十八年六月八日令，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於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離職守，妄主和議，並響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撓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猶復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於上月祕密赴滬，不惜自附於漢奸之例，與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敵禍國之所爲，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比來海內外民衆同深憤慨，先後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餘起之多，政府如尙曲予寬容，其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此令。

目錄

(一) 敘言

(二) 總裁駁斥敵相近衛荒謬聲明演詞

(三) 中央處分汪逆兆銘決議文

附汪逆兆銘豔電

(四) 汪逆兆銘之「舉一個例」

(五) 吳敬恆對汪逆兆銘「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附吳敬恆步汪逆兆銘新詞

汪精衛通敵求降案 目錄

汪兆銘通敵求降案 目錄

(六)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駁斥汪逆兆銘覆華僑某君書

附汪逆兆銘覆華僑某君書

(附錄) 敵相近衛之荒謬聲明

緒言

汪逆兆銘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藉故由重慶乘飛機至昆明，即謗稱因途中飛行時間較長，觸發舊疾，於十九日潛離國境，匿居河內，至二十二日敵首相近衛文麿即發表其所謂與「更生中國」調整國交之荒謬聲明。二十六日日本黨總裁蔣委員長在總理紀念週時，對近衛之荒謬聲明，加以詳明之駁斥，於是國人對於近衛之陰謀，有進一步之明瞭及認識。但汪逆仍利令智昏，置國家民族之利害於不顧，竟主張以近衛根本滅亡我國之狂悖的聲明為根據，向敵投降，於二十九日發表國人所唾棄之豔電，假建議中央為名，刊諸報章，廣為散發，以逞其搖撼人心之陰謀，表演向敵獻媚之醜態。當時國人痛恨汪逆之破壞抗戰大計，憤激至於極點。中央為嚴肅黨紀，安定人心計，乃於本年一月一日經中央執監委員會臨時常會決議：永遠開除汪兆銘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次日報章掲載此項消息，閱者皆唏噓嘆惜，痛責汪逆之自暴自棄。惟汪逆仍冥頑不靈，蠢然思動，一方面繼續與日寇以圖實現其陰謀。一方面派遣其爪牙，四出活動。其用意，實欲假藉日寇之力，其權位之私慾，故雖明知近衛聲明為覆亡我國之毒計，不肯與之互相呼應，以達其第二溥儀之幻夢。然自抗戰軍興以來，下賄少，皆敵懷同仇，將士則踴躍用命，國民則精神團結，萬眾一心，懷成仁取義之決心，有必達目的之勇氣。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毅不

汪兆銘通敵求降案

本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毅不
論誅四播，人心毫不稍動。三月二十一日

汪兆銘通敵求降案

汪逆之秘書曾仲鳴在河內爲人誤殺，據大公報河內航訊，謂「狙擊曾氏者在河內中央警局供稱：「此舉純爲愛國行動，目的原欲刺殺汪兆銘，因誤入房間，故誤刺曾氏云。」查汪曾所居只隔一牆，外觀實爲一局，致有此誤」等語。汪逆於曾氏死後，在三月二十七日復發表「舉一個例」一文，表示其死狐悲之醜態，惟汪逆文中洩漏祕密，喪心病狂，舉國憤慨。三十日汪逆發表其假託覆華僑其君書，亦圖掩飾其賣國行爲，然字裏行間，其企圖顛覆政府，危害國家之陰謀，實已暴露無遺，如「一旦不幸到了□□□的時候，我還有希望名正言順，出來收拾」等語，其攫取權位之野心，活躍於紙上。四月五日重慶大公報掃蕩報，及六日之時事新報均揭載汪逆通敵賣國的消息，其記載如後：

大公報（四月五日）

汪精衛通敵賣國

爲敵畫策企圖顛覆國民政府

汪精衛通敵賣國

該人聽聞之所謂「汪平沼協定」

上海特訊

曾仲鳴在河內被刺斃命後，汪精衛曾自撰一文，於上月三十一日晚

寄送香港各報，惟各報以其措辭荒謬，均拒絕刊載。汪在該文中一再爲其主和作辯護

，以爲中央心裏想和而口裏不敢言和。彼則心口如一，乃爲國家民族作想，但事實勝

於雄辯，汪果曾有一絲一毫之心爲國家民族作想，抑完全爲滿足個人之私慾，想在

近衛宣言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之下作小朝廷之大傀儡，吾人但觀汪辭諭前後之所行所爲，及其所發表之言論，更足以證之。茲經記者多方探悉，汪曾親自起草所謂汪與平沼協定條件，命高宗武攜往東京接洽，據敵方翻譯夏某所確知者，其內容要點有五：（一）爲易於實現汪與近衛之共同和平目的計，日本應速趁中央整軍未就緒前猛力進攻，完成下列作戰任務：（甲）華北方面、應攻佔西安，以包圍四川，並截斷中俄之交通。（乙）華南方面，應速攻佔南甯，以懾伏廣西之抗日勢力，並截斷安南廣西之交通。（丙）華中方面，應速攻佔南昌長沙，截斷贛湘路，進佔襄樊宜昌，以控制湖南四川之咽喉。（二）在日軍達成上項任務後，汪自任策動倒蔣反共戰爭，有發動二十師以上兵力之把握。（三）汪負責組成反共救國同盟會，並自任同盟會總裁，指揮一切，肅清共產黨及抗日份子。（四）關於恢復中日和平友好關係，在共同防共之原則下，應根據近衛及汪聲明通電之根本精神，參酌各反共政權之意見，互讓協議之。（五）爲達成二三兩項任務，日本應每月給汪活動費三百萬元，高宗武攜帶此項條件，於二月二十日至東京，與平沼屢次接洽，提出具體協議事項如下：

（一）日本軍隊進至南甯、南昌、長沙、宜昌、沙市、襄、樊、西安時，汪將再發聲明，一變從前勸蔣和議之舉，而自動出來收拾殘局，但日本軍事行動，至遲於五六月間將做到進至上述所列之地點，則中國局勢必有大變動，又爲期頗履國民政府計，由襄樊出漢中之綫，及由南昌常德經貴陽入川之綫，此一綫須置重兵，以實行中央突破

等。並聞敵已先後兩次付款各二百萬元，而敵軍部支持汪系人物爲影佐大佐，將來還負責主持，廣州特務政山中野大佐接允，汪且主張，如敵軍不能如期攻略以上各地時，則只要敵軍再向閩粵進兵，佔領福州韶州，彼可組織西南政府，并力促敵軍軍事行動之擴大，則彼更可操縱一切，誘離中國抗敵陣綫，作政略之分化。

(二)汪出任傀儡之先決條件：一、南北兩僞組織取消，二、於南京組織新國民政府，三、先成立反共救國同盟會，四、活動費每月三百萬元，五、另組反共救國軍十二師，六、軍費借款二萬萬元，七、汪與日方根據近衛之聲明，重新成立新協定，八、國際間連絡德意拉攏英美爲原則，九、加入防共協定。

觀此，卽知汪之主和，實爲投降敵人，竟不知感戴中央處置寬大，一味祇求滿足其私慾，不惜喪心病狂，倒行逆施，亦可傷已。

(二)掃蕩報(四月五日)

汪兆銘賣國

派高宗武周佛海潛往東京

竟與平沼成立密約

(本報香港三日下午六時電)滬訊：(遲到)高宗武周佛海等啣汪(兆銘)命赴東京，盛傳汪與平沼成立某種密約，另息，汪近組織所謂同盟會，自任總裁，并曾領

劉日方淨貼四百萬元，以作活動云。
(三)時事新報(四月六日)

汪精衛對敵記者談話

仍持主和謬論

周高赴日求撤華南敵軍無望

汪今後之行蹤據稱尚未決定

本報香港五日專電：河內訊，汪兆銘日前曾接見倭記者，發表荒謬談話，大意對曾仲鳴之死表悼惜外，並聲言不變更其求和主張，且對和議方式，主直接交涉，至其今後行蹤，則尚未定，觀此汪之一意孤行，尙無悔悟之意，論者多主當局立予嚴辦，以正國法。

本報香港五日專電：滬訊，傳汪派周佛海高宗武赴日，爲誇張其主和謬論計，前曾要求敵政府，將華南敵軍撤退，但敵軍閥對此表示不能接受，是汪之企圖，徒見心勞日拙見棄國人而已。

本報香港一日專電：汪爲曾仲鳴被刺殞命事，撰擬一文，題爲「舉一個例」，內容除對曾死表示感慨外，仍大倡其主和謬論，文長約四千餘字，港各報以其持論辭逆，均不予登載。

本報香港三日專電：滬訊，據河內傳來消息，汪寓所已遷移，由安南當局嚴密護衛，又傳有某要人等曾由港飛河內敦促汪赴歐美旅行，但汪表示不願前往，聞汪與平沼已有默契，且曾受敵方活動費四百萬元，又前刺曾被捕之三人，供稱，渠等爲愛國家，當不避任何危難，以制止汪之叛國活動云。

於是舉國人民均忿恨萬分，無不詈汪逆爲今之秦檜及吳三桂者，而汪逆亦自知其不見容於國人，復圖鼓其如簧之舌，以掩飾其罪惡，實則敵機散發汪逆聲明之傳單，已足證汪逆之仰敵人鼻息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汪逆有焉。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先生前發表「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言正詞賅，將汪逆前後之種種陰謀，揭穿無遺，國人讀之，可知汪逆用心之所在。惟汪逆仍不自悔悟，於五月中旬託庇於敵人羽翼之下，復由河內潛至上海與敵僞往還，以圖完成其通敵賣國之不法陰謀，繼又秘密由滬赴倭，謁見敵酋，其屈膝求降之醜態，舉世實罕有其匹，我國政府初猶曲予寬容，繼以全國民衆及海外僑胞先後呈訴汪逆通敵賣國之確證，請求予以嚴懲，詞意憤切，政府乃於六月八日下令通緝汪逆，以伸國法而慰軍民。汪逆之通敵禍國，蓋已鐵案如山矣。茲將汪逆通敵求降危害黨國有關之文件，設法搜集，付諸梨棗，俾世之關心抗戰前途及痛恨汪逆賣國者，得一窺其始末云。

二 總裁駁斥敵相近衛荒謬聲明演詞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 總理紀念週訓詞——

各位同志：我們抗戰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最近屢次指出過去十八個月可名爲第一期的抗戰，就是抗戰的前期。從今以後乃是第二期的抗戰，亦就是抗戰的後期。我們現在無論南北各戰場上前方的士氣，和戰鬥精神的旺盛，實爲自開戰以來，未曾有的好氣象。一般官兵都明瞭這一次中日戰事，在敵人是要整個的滅亡中國，在我們是要從根本上救起中國，所以意志都異常強固，精神更是十分積極。而一般國民也都能認識敵人非貫徹他侵略毒謀不止，非滅亡了中國不罷手。我們非從死中求生，就無倖存之理。所以環境儘管苦痛，而各地軍民的意志愈趨堅定。祇要前方後方一致認識國家的危機，萬衆一心，向着最後勝利的目標，刻苦努力，犧牲奮鬥，不懈怠，不屈服，深信必能達到抗戰的目的。

在敵人方面，因爲看到我們抗戰的堅決和全國意志的團結，他就於軍事行動之外，出以種種威脅計誘的方法。自從十一月三日，敵國政府發表宣言，接着他的首相及陸海外務當局陸續發表了許多離奇怪誕的謬論。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內欺其國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對我中國國民妄想肆其迷惑麻醉恫嚇之毒計。一方面他們的公私輿論，軟硬兼施的在旁吶喊助威。到了最近十二月二十二日，乃有其首相近衛文麿所謂與「更生中國」調

整國交的聲明，可算是敵人玩弄玄虛的一個總結局。使我們整個的明瞭他的陰謀的全貌。近衛的這個聲明，本來不外是陳腔濫套。在我們一心抗戰的期間，不但沒有駁斥的必要，簡直也沒有理會的價值。但是綜合敵人這幾個月來的所言所行，略為分析一下，就知道他表面是空泛支離，而骨子裏實在是暗藏着機械利刃。我可以說一句，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原來搬弄字面，巧言詭辯，放出烟幕，貽害世人，本是敵國擅長的慣技。試看他發表了談話之後，接着又有所謂日本政府發言人二十四日的談話。簡直說就是必須向中國提出的條件。但又自命為溫和派的見解這是如何狼毒的手段，又是如何滑稽的姿態。我深恐世上或者還有一小部分人不明瞭他這種烟幕後面所包藏着的禍心，還以為他所提出的並不怎麼樣苛刻，所以特地將敵國日本的用心，整個的揭露一下，讓國民知道警戒，也讓世界友邦明瞭日本的野心陰謀，充其極量將要攪亂世界，貽禍人類到什麼地步。

我要促起大家注意的，是日閥的兇悍，日閥的狂妄，日閥的自欺欺人，和日閥的愚昧無知，而最急要的是要大家認識日本目前有整個吞噬中國的決心。現在就以近衛十一月二十二日聲明為中心，再追敘他日本這幾個月來輿論所盛倡和實際所進行的各種陰謀和口號，以分析的方法，提供一種綜合的認識。

為敘述的方便。首先要請大家注意下面的四點：

(一) 建立東亞新秩序。這是日本人最自命得意的口號和作法。照他的外相有田十二月十九日的解釋，『東亞新秩序云者，即在「日滿支三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密切連絡與互助，以阻止赤禍，擁護東洋文明，撤除經濟壁壘，而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以期東亞之安定』。而近衛在十四日之談話亦謂，「中國事件之最終目的，不僅在軍事勝利，乃在於中國之新生與東亞新秩序之確立。此項新秩序，係以中國新生後日滿支三方面合作爲基礎。」大家要注意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世受其支配。而此項新秩序，則是根據於中國已變爲奴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造成之「滿洲偽國」緊密聯絡而成的。目的在什麼呢，以防止赤禍的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以擁護東洋文明的名義，消滅中國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經濟壁壘的名義，排斥歐美勢力獨霸太平洋。再以「日滿支經濟單元」或「經濟集團」的工具，扼制中國經濟的命脈，大家試想，「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七個字之下，包藏着怎樣的禍心。簡單一句話，這是推翻東亞國際的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

(二) 所謂「東亞協同體」與「日滿支不可分」及「日滿支互助連環的關係」造成「東亞協同體」，又是敵國朝野在過去數月中所多方鼓吹的一個口號。他這個口號，是比以前什麼「經濟單元」「經濟集團」云云，更廣義，更普及，也更進步了。他是要以他們的「日滿支不可分」論爲理由，而主張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面整個的將中國及東北吞噬併合爲一個單一體。他們的雜誌並且公言東亞協同體下的日滿支。是立體關係而不是平面關係。又說應該是

家長制。日本爲家長，而滿支爲子弟。換一句話說，前者爲治者爲主，而後者爲被治者爲奴。大家想想，這不是吞併是什麼？這不是整個消滅中國是什麼？而且近衛在上一月還散發一種荒謬的傳單，中間一句極驚心怵目的話，就是「樹立日滿支政治經濟文化互助連環的關係」。這連環關係是什麼，大家不是看到枷鎖上的鎖鍊嗎。這一個連環關係，就是要像鎖鍊般牽曳着我們整個民族降到十八層地獄之中，而永永不能自脫。

(三)所謂「經濟單元」和「經濟集團」這在日本倡導多年了。最近此論依然盛行，而且也猛力進行。這是東亞協同體中間的主要環節。他們隨時改變着口號，有時稱經濟提攜，有時稱經濟合作，而其政府十一月三日宣言，則稱爲「經濟連繫」。十一月底的敵國報紙載着「日滿支將成立經濟單位今後將禍福與共」，接着十二月十九日有田談話中，有這樣一句話，「日本決定開經濟會議」以謀日滿支經濟密切的結合，而強化「經濟單元」。此類經濟關係，世人稱爲「經濟集團」。在事實上他作爲經濟吞併工具的「華北開發」和「華中振興」兩公司，早已成立了。日滿支經濟懇談會，開了不止一次了。他的所謂企劃院。也於近衛發表聲明之第二天作成「日滿支生產力量擴充計劃案」了。他這個所謂經濟集團，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國生產和貿易，獨擅東亞的霸權，他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使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

(四)成立所謂「興亞院」，這是承接着敵國開了許久的對華機關而產生的。過去曾經

一度計劃設立「對支院」，最近乃改爲興亞院。對支院已經是夠侮辱夠可怕的一個名稱了。改稱了興亞院，簡直是給全亞洲人以一個重大的侮辱。他這種做法，是要使整個中國支離滅裂，不止亡中國，也要危及整個的亞洲。這興亞院是本月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先一日近衛發表談話說，是「要籌組新的行政機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個機關，依國外各機關與中國保持聯帶關係，將成爲執行對華政策之樞紐，以實現日本對中國事件之最後目的。」大家對於這個機關是什麼，應該有明白的認識了罷。這是執行一切滅亡中國計劃的總機關。也可以說，是集日本從前在中國到處製造罪惡的種種特務機關之大成的一個總特務機關。不過從前是他們認爲時機未至，只是偷偷摸摸的幹。現在索性揭破面幕，悍然不顧的全盤托出來，正式的成立起來了。由於興亞院的設立，大家更應明白日本當我們中國作什麼看待。他所要的是什麼。他的所謂中日事件最後目的是什麼。我們說長期抗戰，他們就說「長期建設」。他所要建設的是什麼，明白說了吧，就是他長期執行滅亡中國的計劃。不達目的，永不停止。現在他的辦法也有了，機關也有了。這也可算是圖窮七見絲毫無隱了吧。

明白了上述幾個概念以後，再來看近衛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聲明裏，有些什麼內容，就可以得真確的認識，不致爲字面上的烟霧所蒙住。我現在再列舉其可注意之點：

第一，他這一篇聲明的骨幹，依然是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努力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套。他說是向中外宣明他的政府之真意，目的當然要訴諸歐美與世界。所以他在辭令

上，安排得特別謹慎。似乎說他所要求於中國的，既非領土，也不要戰費賠償，並不爲他一國之私，而是爲着東亞大局。並且還說是要中國成完全獨立之國家，所以更表示考慮，取消治外法權與歸還租界等等。似乎他不但是一中國無所取，而且還要對中國有所與。他這種打算，好像世人都沒有明瞭他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真諦，以爲隨便可受其迷惑。其實他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所謂「東亞新秩序」，野心昭然，已如我上面所說明。他扼住了這個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主權。在他的心目中，所謂領土，當然是他所支配的領土。資源也就是他囊中的資源，既然席捲以去，還要求什麼枝節的割地和賠款。他所要求的，既在整個土地和人民，大欲在前，自然要樂得以此不要領土不要賠償的狡言欺世了。實際在我們中國的立場說，要談戰費賠償等等，當然先要弄清楚戰爭的責任所歸。這次明明是發動兵力來到我們的領土內作戰，侵略責任，灼然在人耳目。他這種說法，當然不值一顧。至於治外法權，如果讓他掌握，中國整個的主權，那更是皮毛上之皮毛。所謂歸還租界，也等於外府之寄，不但對其他國家的租界，他的輿論已經鼓吹代爲管理，要收中國的租界成爲日本獨有的大租界，而且實際說來，中國若承認了他的「東亞新秩序」和「日滿支」協同關係，就是將中國全部領土變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這樣一來，中國若不是變爲他的奴屬國，也就降於保護國。而且實際上就是合併於日本。他說要使中國爲完全獨立國家，豈非就等於馬關條約中的朝鮮麼。我可以斷言，在這篇聲明發表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禍，自他這個聲明發表後就再沒有一個明大義識事勢的中國人再存和平妥協之想了。

第二，他的聲明中主要之點，除了日滿支協力以外，便是經濟提攜和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內容，我在上面講明經濟集團時已充分說明，不必複述。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和他締結防共協定，是要在華北駐兵，並劃內蒙爲防共特區。姑無論他所謂共同防共的涵義如何，而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我們可以說，他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他歷年要求不遂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爲不願上他的圈套，甯使忍受千辛萬苦，到了最後關頭，甯可以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爲日本之所謂防共，其真意在防蘇俄，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於防俄。而實在於借此名義以亡華。即使有對俄的意味在內，也只佔一小部份的成分。而其大部成分則在於滅華。不然，他如果爲了國防或真是對俄關係，那麼今年七八月間當張鼓峯軍事衝突時，何以他的駐蘇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視却步而最後終於屈服，就可見他今日對我國提出所謂防共云云，只不過外欺世界，內欺國民，而要向中國要求，得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老實說，如果華北駐兵可以允許，內蒙可以劃爲特區，我們也不會有七七的抗戰。如果中國因害怕日本而允其兵力支配華北，那麼在民國十七年田中出兵濟南時，我們革命軍也不會不顧一切的前挺進到北平，早已被他阻止下來。內蒙華北亦早就可以拱手讓他割宰了。唯其中國在革命期中，而革命勢力一經發動，三民主義一經發展